

新世纪长篇小说

关仁山 谈歌 · 著

在

人

人生在世

世

生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人生在世

谈歌
关仁山

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人生在世/关仁山, 谈歌著. — 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 2004. 1

(新世纪长篇小说)

ISBN 7-5329-2272-3

I. 人… II. ①关… ②谈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05512 号

-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
集团网址 www.sdpress.com.cn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
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
电子邮箱 sdwy@sdpress.com.cn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
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
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规 格 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印张/17.625 插页/2 千字/438
印 数 1-5000
定 价 28.00 元



关仁山，男，满族，1963年2月生于河北唐山丰南县。1981年昌黎师范学校毕业后当过教师、乡文化站长和县政府秘书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

1984年开始文学创作并发表作品。主要著作：长篇小说《天高地厚》、《风暴潮》、《福镇》、《唐山绝恋》等五部；中短篇小说集《大雪无乡》、《关仁山小说选》、《野秧子》等八部；中短篇小说《大雪无乡》、《九月还乡》、《蓝脉》、《红旱船》、《落魂天》、《平原上的舞蹈》、《红月亮照常升起》、《苦雪》等，达五百余万字。《关仁山小说选》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；其他作品还获过《人民文学》优秀小说奖、《十月》文学奖、河北省文艺振兴奖、河北省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香港《亚洲周刊》第二届世界华文小说比赛冠军奖等。部分作品翻译成英、法、日文字。



谈歌，男，汉族，1954年出生于河北龙烟铁矿，祖籍河北完县。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。1970年参加工作，先后当过工人、车间主任、副厂长、机关干部、报社记者、某市副市长等。

1978年开始创作并发表作品。主要作品：长篇小说《家园笔记》、《城市守望》、《黑天白日》、《认识你真好》、《激情年代》等九部；中篇小说《天下荒年》、《大厂》、《天绝》等七十三部；短篇小说《绝唱》等百余篇。作品多次获全国、省、市文学奖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小说，由河北文坛“三驾马车”中的关仁山、谈歌强强联合，鼎力推出。

北海市工人新村，刘金贵同再婚妻子梁爱珍一同赡养父亲刘老万。下岗的大儿子刘大龙和媳妇郭秀敏经常看望他们。这一大家，还有二儿子刘二龙夫妻、女儿刘红欣，以及梁爱珍与前夫的儿子凡一强和女儿凡建国一家。

梁爱珍猝然去世。二龙夫妻隐瞒了借走梁爱珍十一万元去炒股的事实，蒙在鼓里的凡、刘两家，因此发生纠葛。

刘大龙不去妻子的公司，自闯出一条再就业之路。关大明眼红牛子开的饭店，撤走最大的股份，挤垮了牛子。大龙劝牛子到红欣的服务公司重操旧业。大龙等人仗义地担负起已故工友曹和平之子曹小明的抚养任务。此时，二龙以装修为名先骗了妹妹红欣，又骗了嫂子郭秀敏的公司，刚强的郭秀敏引咎辞职。

派出所长凡一强坚持照顾已是植物人的前岳父。前妻陆婷的妹妹陆虹被凡一强的人品打动。报社记者宋喻然也被其高尚情操所感染，萌生爱意。不料凡一强却在缉毒战斗中壮烈牺牲。

关大明喜欢上工友的女儿罗燕，而文化公司老板吴铁宝也盯上了罗燕。在一连串的商业圈套中，关大明破产。他终于幡然悔悟，与刘大龙等人重归于好。大龙也接管了红欣的服务公司。郭秀敏的创业精神打动了原公司老总，得以重新主持工作。二龙夫妻的丑行最终败露，向凡家真诚道歉。凡、刘两家和好如初。

人生在世不容易。小说交织着亲情、友情、爱情的酸甜苦辣，折射出人性、人伦、人欲的驳杂情状。

本书既写出了普通人的生存状态，又再现了当代的社会良知。

第一章

八十多岁的刘老万近年来有了一个习惯，爱在海边遛弯儿。今天，他又到海边遛弯儿来了。也许，他已经感觉到了来日不多，便要来多看一看大海。刘老万是在海边长大的。

天高气爽的秋天，总是每年八月的上旬来到中国的北方。似乎是在一夜之间，暑气便退去了。东临大海的北海市对于秋天的感觉，似乎来得更敏感一些。每到这个时节，海风便不再柔软，而渐渐变得粗糙起来了。

秋天的大海，沉着而冷静，似乎经过春夏渐渐成熟了。

海涛在秋天中喧唱着。刘老万在海滩上倚杖闲步。他饱经沧桑的脸，面对着大海。对于这海洋，他似乎太熟悉了。刘老万沿着海滩缓缓行走。不远处，一个长发披肩的姑娘正在拉着一只二胡。绵绵悠长的曲子，在海涛声中，像是一个精灵在咏唱着。刘老万在姑娘的不远处停下来，他眯着眼睛听着，他已经很习惯这支曲子了。刘老万已经在海滩上散步多少年了。姑娘是在前几年来到海滩上拉曲的。刘老万总是远远地听，如果走近去听，是要交钱的。刘老万知道姑娘的椅子旁边有一个小木盆，听曲的人总要往木盆里扔下一些零钱的。

姑娘是一个盲人。

姑娘是如何失明的，姑娘是什么地方的人，什么原因到此拉琴卖唱的，这对在海滩上散步的人，是一个谜。但是姑娘的琴声，却是吸引了许多游人。而刘老万似乎对姑娘的曲子并不大欣赏。他不喜欢姑娘手中的胡琴演奏出的那种有些伤感的曲子。刘老万向西去了。

沿着海滩向西拐出去，走两公里，便是一栋栋新建的居民楼。这里原来是一排排平房，近几年来，这里被开发了，建成了一栋栋的居民小楼。居民们出出入入，熙熙攘攘，是





一派新城市的景象。

靠海滨最近的一片小区，是一个名叫工人新村的社区。刘老万一家就住在这里。

刘老万走进工人新村，感觉有些累了，坐在道旁的石凳上。他看到儿子刘金贵和儿媳梁爱珍从街上回来了。

刘老万对儿子刘金贵不满意了一辈子。用刘金贵的话说，他几乎是从娘肚子里爬出来，刘老万就没有看上他。他今生做的惟一一件让刘老万满意的事儿，也就是他后来找梁爱珍做了老伴儿。

梁爱珍跟刘金贵是一个车间的。梁爱珍原来的爱人凡大海也是梁爱珍厂里的，跟刘金贵还曾是师兄弟。那一年，凡大海出车祸死了，梁爱珍就成了寡妇。那时候，刘金贵的老伴也去世了很多年。后来经人撮合，梁爱珍和刘金贵就结婚了。两个结婚后，感情很好，两家的孩子们也挺好。刘老万也十分满意这个儿媳妇。

今天是星期六，照例孩子们都要回来团聚。每到星期六，便是刘家最欢乐的一天。上午，刘金贵和梁爱珍骑着三轮车去采购。刘金贵骑着三轮，梁爱珍坐在车上，骑进了工人新村。有人跟他们老两口打招呼：“刘师傅，梁师傅，买了这么多东西啊。”

刘金贵笑道：“今天孩子们过来。”

他们身后的目光，是羡慕的。

刘金贵和梁爱珍都看到了在路旁坐着的刘老万。梁爱珍从三轮车上下来了，她走过去说：“爹，回家吧。”

刘老万摆摆手：“你们先回去吧。我再坐会儿，歇口气儿。”

刘金贵说：“爹，天凉了，你别让风冒着。”

刘老万说：“我没事儿的，你们快走吧。”

刘金贵和梁爱珍走了。

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，这句名言确乎如此。但是，谁

也不会想到刘金贵家中会发生后来的风波。

刘老万和刘金贵、梁爱珍住在一起。二楼，三室一厅，一百多平米。这房子是梁爱珍退休前厂里分配的，后来梁爱珍买了下来。刘老万的孙女刘红欣也住在这里。大孙子刘大龙住在刘金贵的对门。

梁爱珍和刘金贵进了门，把菜放下，就收拾刚刚买来的鱼。

老两口一边洗鱼一边说着闲话。刘金贵说：“爱珍啊，你这社区主任说退就退了。你干点啥啊？”梁爱珍退休之后，在工人新村当了几年的社区主任。现在市里搞社区统一管理，前几天找梁爱珍谈话，要她退下来，由一个新主任来接替她。

梁爱珍笑道：“我正想这事儿呢。我想我是不是跟大龙去卖菜啊？”

刘金贵的大儿子刘大龙也已经下岗好几年了，现在菜市场卖菜。

门开了。刘金贵的二儿子刘二龙和妻子韩雪芹走了进来。刘二龙和韩雪芹各自手里拎着一兜水果。梁爱珍跟二龙打招呼：“二龙回来了？”韩雪芹放下手里的水果，对梁爱珍说：“阿姨，我来。您歇会儿吧。”梁爱珍说：“行了，你就别沾手了。”韩雪芹说：“行了，阿姨，您今天歇会吧。爸，您也歇会吧。二龙，咱们俩洗鱼。”韩雪芹动手洗鱼。刘二龙也凑上来，动手洗鱼。

梁爱珍问：“二龙啊，你最近干什么呢？我劝你啊，就别总炒股了，你也帮着红欣啊，帮她把服务公司好好弄弄，你看她一个人多累啊。”

刘二龙笑道：“阿姨，红欣哪看得起我啊！”

门又开了。刘金贵的小女儿刘红欣进来，手里拿着一些食品。她一边打开冰箱，把食品往冰箱里放，一边接着刘二龙的话说：“阿姨，您可别听我二哥的，人家是挣大钱的主



儿，他是看不起我这服务公司的。”她看看屋里：“阿姨，我爷爷呢？”

梁爱珍说：“上海边遛弯儿去了。”梁爱珍动手洗衣服。

写到这里，应该交待一下刘金贵的大儿子刘大龙了。

北海市的自立菜市场，是市政府专门为下岗工人开设的。已经开设了几年，近两年渐渐地火了起来。刘金贵的大儿子刘大龙就在这个菜市场卖菜。他的菜摊旁边，是纺织厂的一个下岗女工汪玉芳的菜摊。今天，刘大龙的生意挺顺当。他卖掉了最后一份菜，看看表，收拾了摊子。他看看仍旧没有卖完菜的汪玉芳，说：“玉芳啊，我今天就不帮你了，我得早点走，今天我们家聚会。我回去晚了，要挨说。今天我得回去早点儿。”

汪玉芳笑道：“刘大哥，您走吧。”

刘大龙笑道：“那我走了。”刘大龙骑着三轮车走了。

汪玉芳看着刘大龙走了，目光里露出一一种温情的东西。她跟刘大龙一起卖菜已经一年多了，刘大龙总帮助她。她对刘大龙有了一种朦胧的情感。

刘大龙骑着三轮车往家赶。正是中午的时候，街道上的行人匆匆地来来去去。他不时在路上遇到熟人，跟人打着招呼。刘大龙已经下岗两年多了，他干了几份工作之后，去年在市场上摆了个菜摊子，还找到这份给各饭店送鲜菜的职业。他除了给几个饭店送菜，还给下岗工友牛子的饭馆里送菜。牛子饭馆里有他的股份。刘大龙很在乎这个新职业。他也挺知足。

一辆“本田”轿车跟在他后边，刘大龙并没有察觉。小轿车挨着刘大龙行进着，刘大龙本能地躲了一下，小轿车停了下来。一个大款模样的中年男子摇下车窗，探出头来喊了一声：“刘大龙。”

刘大龙停住车，侧过头看，笑了：“吴铁宝，不，吴老



板啊，我还以为谁喊呢？原来喊我！”

吴铁宝原来也是刘大龙车间里的工人。他早几年停薪留职去做生意。几年下来，都说吴铁宝挣了大钱。工友们说，车间里，先后出息了两个生意人，一个是关大明，一个是吴铁宝。关大明搞了几年房地产，发了。吴铁宝也发了，可是谁也说不清楚吴铁宝做什么生意。

吴铁宝笑道：“我不喊你喊谁呢？我还能喊鬼？我说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怎么挺大个车间主任蹬开三轮车了呢？我听说你还卖菜？”刘大龙笑了笑：“还卖菜。”吴铁宝笑道：“刘主任也不能总卖菜啊。”刘大龙看了吴铁宝一眼：“卖菜怎么了？你不吃菜啊？怎么着，明天我给你送一车过去？”吴铁宝忙摆摆手：“行了行了，我可不要。”刘大龙笑道：“不跟你闹了，找我有事？”吴铁宝笑道：“你跟牛子开的那个饭店挺火啊！”刘大龙笑道：“还马马虎虎。怎么了？你也想入一股儿？”吴铁宝摆摆手：“算了，我不找麻烦了。现在可是有人盯上你们了。我觉得你们开不下去了。”刘大龙怔了一下：“吴铁宝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吴铁宝笑道：“怎么，你不知道？牛子没找你退股？”刘大龙疑道：“他找我退股？没有啊。”吴铁宝摆摆手：“行了，不说了。说多了显得我不带劲。对了，还有件事儿。”刘大龙说：“什么事？说。”吴铁宝苦笑道：“大龙啊，不是我不给你面子，你们家老爷子是不是能换个地方，他这岁数大了。我正想跟你打个招呼呢，这不就碰上你了。过些日子我就不让他上班了。”

刘金贵一直在吴铁宝的公司里看大门，这事儿是吴铁宝主动让刘金贵去的。刘大龙开始就不同意，觉得吴铁宝这种生意人不靠实。可刘金贵说吴铁宝一片好心。刘大龙说不动刘金贵，刘金贵就去吴铁宝的公司看门去了。转眼已经看了一年多了。

刘大龙笑笑：“这是你的事儿，用不着跟我打什么招



呼。老爷子在家是我爸，在你那里，就是一个打工的。你不用，就炒了他。”

吴铁宝忙笑道：“那好，大龙，过几天我找着人就替他了。行了，有什么事儿，随时找我。这是我新名片。”他掏出一张名片交给刘大龙。

刘大龙看看名片，他笑了：“我说吴铁宝，你什么时候又成文化公司总经理了？你这样的怎么开文化公司了？我可记得你是初中没毕业啊。行了，你这名片我真不敢接。”他又把名片塞给吴铁宝。刘大龙朝吴铁宝笑了，转身推着三轮车走了。

吴铁宝看看刘大龙的背影，鼻子里哼了一声，摇摇头：“牛什么啊。”他开车走了。

在刘大龙眼里，这个吴铁宝怎么会发财呢？如果说关大明发财，刘大龙还相信，关大明聪明能干。可这吴铁宝却发财了，简直跟做梦似的。还开文化公司？刘大龙更不解了。

不过刚刚吴铁宝的一番话，让刘大龙警觉了。如果说有人盯上牛子的饭店了，那么会是谁呢？牛子和刘大龙前年一块下岗。牛子找了几个工友入股开了一个饭店。后来饭店红火起来了，许多工友都入了股份。现在饭店刚刚扩大经营，正是要钱的时候，如果有人撤股，可真不是好事。

刘大龙心情沉重起来了。他推着三轮车慢慢走。忽然有人在后边拍了他肩膀一下，他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妻子郭秀敏。刘大龙笑了：“是你啊。”

郭秀敏看看刘大龙，说：“你傻乎乎地发什么呆呢？”

郭秀敏打扮得很精神，像是城市小康妇女的一类人。

刘大龙打量了一下郭秀敏：“我说，你这是干什么去啊？怎么打扮得跟小姐似的？”

郭秀敏不高兴了：“你怎么说话呢？有我这样的小姐吗？我都成老姐了。”



刘大龙笑说：“现在小姐不是吃香嘛。哎，你今天怎么没开车呢？”

郭秀敏说：“雨天，路不好走，我让车歇了。”

刘大龙说：“行，像一个爱厂如家的好领导。当初要是让你当我们厂长，我们厂也许就破不了产了。”

郭秀敏问：“你说不出好话。我打你手机，你怎么不接啊？”

刘大龙掏出手机一看，笑了：“没听见。”

郭秀敏打量了一下刘大龙，笑道：“没听见，想什么呢？”

刘大龙笑道：“我能想什么呢？想你呢，行了吧。”

郭秀敏说：“行了。回头再审你。我跟我们高总说了，他同意你到我们公司去上班。你明天去报到吧。”

刘大龙皱眉说：“打住，打住！我说郭秀敏，我什么时候说去你们公司上班了？我说你可别乱来啊。”

郭秀敏气道：“你这个人，到我们公司上班怎么了？我知道你那点小心眼，不就是怕别人说你在你老婆手下干活，不志气吗？一个大男人，怎么心眼儿小得跟女人似的啊？”她的手机响起来。郭秀敏接电话：“好，我马上就到。”郭秀敏收了电话，对刘大龙说：“行了，我不跟你啰嗦了，你明天赶紧去。”说着，郭秀敏就招手拦住了一辆出租车。她上了车，临别又朝刘大龙瞪着眼睛说了一句：“等回家再教育你。”

出租车开走了。

刘大龙苦笑：“教育我？不定谁教育谁呢。”他骑上三轮车走了。他想先去牛子的饭店里看看。

牛子的饭店字号是“好味道饭店”，饭店开在工人新村门口往西不到三百米的地方，饭店这两年办得挺红火。刘大龙骑着三轮车到了饭店门口。他看出饭店的生意不错，顾客进进出出的，心里挺高兴。刘大龙把三轮车停在了门口。他





站在门口喊了一声：“牛子。”

牛子走了出来，笑道：“大龙。”

刘大龙问：“这两天怎么样？”

牛子笑道：“挺好。”

刘大龙说：“我听到一个信儿，也不定准不准。”

牛子笑问：“什么事儿啊？”

刘大龙说：“我刚刚碰到吴铁宝了，说是有人盯着咱们这饭店了。我就是听他说了一嘴。你这儿没听到什么？”

牛子皱眉道：“倒是有几个工友打听过，可还没有人说撤股呢。你就在这儿吃得了，咱们一边吃一边说。”

刘大龙摆手说：“今天不是星期六吗？我们家聚会。我得赶回去。”

牛子说：“行了，你回家吧。你下午来。”

刘大龙骑三轮进了工人新村社区。

牛子看着刘大龙的背影，若有所思。工友们撤股的事儿，他前几天已经听到风声了，他开始也没当回事儿，现在饭店挺红火，工友们怎么会撤股呢？可是这几天已经有人向他打听了，他心里真是当事儿了。这时，饭店里传出了吵架声。牛子忙进了饭店。

罗燕跟一个顾客吵了起来。罗燕跳着脚正骂得带劲。那顾客明显不是罗燕的对手，气得脸涨红，牛子忙过来跟顾客道歉。

罗燕气呼呼地脱下工作服走了。

牛子追出来，喊道：“罗燕。”

罗燕头也不回匆匆而去。

牛子叹气：“这孩子。”

罗燕是工友罗永国的女儿，大学没考上，在家里闲呆了几年，后来老罗把女儿领到了牛子这里，牛子便让罗燕在饭店当服务员。可是罗燕根本不想干。牛子也看得出来，罗燕在饭店里干不长久。

刘大龙把三轮车停在楼下。他抬脚上楼，忽听到身后有动静。他一回头，见爷爷刘老万正捡三轮车上的菜叶子。刘大龙笑道：“爷爷，您就甭捡了。”

刘老万一瞪眼：“什么话，这好好的菜叶，还能吃呢。”

刘大龙问：“您又上海边遛弯儿去了？”

刘老万说：“我还能去哪儿啊？”

爷孙两个上楼。刘大龙过来搀扶刘老万，刘老万抬手挡开了刘大龙。刘老万笑道：“行了，大龙，我还不至于。”刘大龙笑道：“爷爷，您真行，要是我到您这岁数，还不定怎么样呢！”刘老万说：“你们啊，就是闲的。还有小龙，你也得说说了，整天除了上班，就是躲在屋子里看书。这身体不得呆坏了？没个好身体，有天大的学问，也没用了。”

刘大龙的儿子刘小龙，现在在一个新天地修理行当修理工。刘小龙前年考大学，差几分没考上重点，普通大学他不想去，本来说好再复读一年，可是他就复读了几个月，就偷偷找了一份工作，跟着人去学汽车修理了。这件事刘大龙始终想不透，刘小龙怎么就不想上大学，早早地上班了？

刘大龙跟着刘老万上了楼，就听到了楼下有汽车响。他笑道：“是建国姐来了。”

楼下，一辆夏利车停下了。梁爱珍的女儿凡建国和丈夫李文忠，还有女儿李萧萧下了车。李萧萧今天从大学里回来了，跟着凡建国和李文忠来看姥姥。

李萧萧用手机打电话。电话里传出：“对不起，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，请您稍后再拨。”李萧萧气恼地说：“怎么关机呢！”

凡建国笑道：“行了，萧萧，小龙也回来了。我看你是真离不开他了。”

李萧萧说：“妈，我们可是正常的同学关系啊。”

凡建国笑道：“妈也没有说别的啊。”



凡建国和李文忠忙着把车上的一些食品取下来。李文忠看看表，对凡建国说：“要不我先不上去了，今天市委还有点事儿。我得急着去办一下。”

李萧萧不高兴地说：“爸，您事儿真多。”

李文忠苦笑道：“没办法，就是事儿多。”

凡建国也不高兴地说：“行了，你去吧。我就知道你今天也休息不了。你是挣钱不多，事可多。”

李文忠苦笑：“我也没办法，要不我就辞职？”

凡建国瞪了李文忠一眼：“行了，谁让你辞职了？你快去吧。早点回来，大家还要一起吃饭呢。”

李文忠答应一声，他开着夏利车走了。

李萧萧长叹一声：“哎呀，我爸爸又走了。”

凡建国说：“行了，咱们上楼吧。”

凡建国和萧萧上楼。

李文忠开着夏利车出了工人新村。

李文忠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到了市委机关。他先是当秘书，后来就当秘书科长，可这科长一干就是十多年。他再也没有提拔上去。人们都说李文忠是个好笔杆子，离不开，没人能替。于是，李文忠就呆在了这个位置上，真的离不开了，也真的没人替了。别的同学一个个都进步了，李文忠心里也不太平衡。可货比货得留着，人比人得活着。

凡建国和李萧萧进了刘老万家。凡建国看到梁爱珍正在洗衣服。凡建国放下东西忙着过去帮忙。李萧萧喊了一声：“姥姥。”

梁爱珍看到李萧萧，高兴地说：“萧萧。你怎么回来了？”李萧萧笑道：“我想姥姥了，回来看看您。”梁爱珍笑道：“萧萧真是会说话儿了。”

刘大龙、刘二龙、韩雪芹、刘红欣都跟凡建国和萧萧打招呼。刘大龙笑道：“建国姐，我看你最近越来越精神了。”凡建国笑道：“大龙，你怎么也拿我打哈哈了。”刘大龙笑



道：“怎么是打哈哈呢？我是实事求是嘛。那天，我在街上看到你一个背影儿，夏利车开得那叫一个帅。”凡建国笑道：“行了行了。大龙啊，你快点看电视去吧。”她动身帮着干活儿。

萧萧问刘大龙：“叔叔，阿姨呢？”刘大龙看看表：“她快回来了。”刘红欣拉着萧萧的手说：“走，萧萧，咱们看电视去。”两个人进了里屋。

刘金贵正在里屋看电视，刘金贵的父亲刘老万坐在沙发上打盹。萧萧进屋叫了一声：“爷爷。太爷爷。”刘老万睁开眼睛，高兴地说：“萧萧来了。快坐。”刘金贵起身笑道：“萧萧来了。快坐吧。”说着话，眼睛不离电视。刘红欣和萧萧坐下看电视。

刘金贵一边看一边骂：“红欣啊，你看这电视都演的什么玩意啊，不是广告，就是广告，这穷人买得起吗？我看这电视台根本就不是给穷人演的。”他一边骂，一边换台：“这都演的什么玩意儿啊。我就不明白，这电视台，除了唱歌跳舞，怎么也不演演咱们老百姓的事儿啊？”说着，不停地换频道。

刘老万却闭着眼睛说：“你爱看就看，不爱看就别提意见。要不你跟电视台说说，你去演一回，演一回你自己爱看的。”刘金贵不满地说：“您还别说，我是不爱去演，我要演啊，也比他们演得好。”刘老万姿势不变地说：“是啊，你多能啊。你这岁数，也是能了一辈子的人了。能人啊。”刘金贵苦笑：“爹，您就别挖苦我了。”刘老万说：“金贵，我可没有挖苦你，我是表扬你呢。”

刘红欣苦笑着对刘金贵说：“爸，您要是看不惯，就别看，也别骂，还省电呢。”说着，看看刘老万，刘老万还在睡。刘红欣拿了一条毯子给刘老万盖上。刘老万却闭着眼睛说：“红欣啊，你多听听你爸的话，你爸可是个明白人，大跃进那年他初中毕业，考了二百四十分。”

